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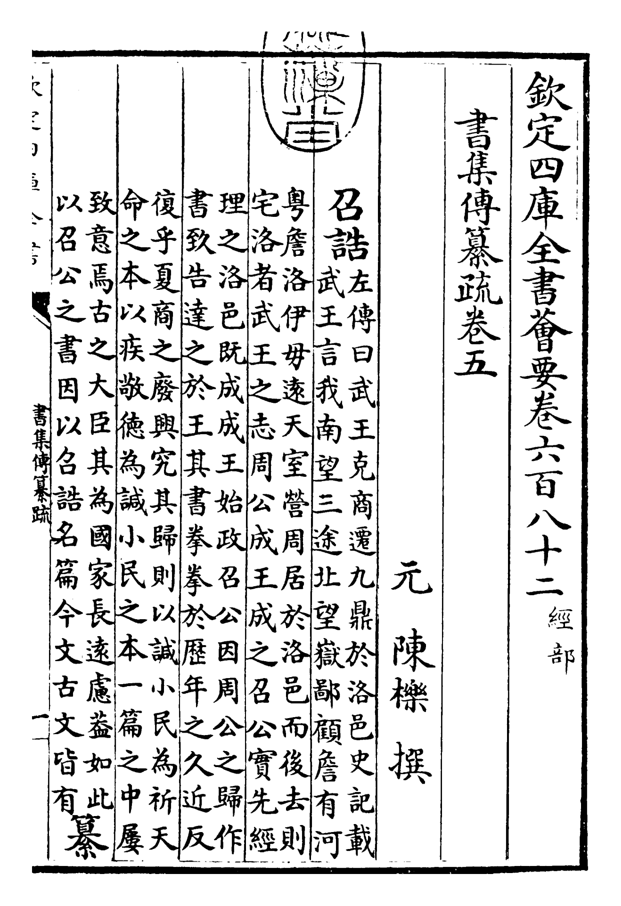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集傳纂疏卷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八十二　經部

書集傳纂疏卷五

元　陳櫟　撰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粤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諴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諴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葢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名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纂

疏陳氏大猷曰成王實都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成周又云東都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鎬京天下之至險於洛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沖和之氣宅土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之地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其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愚謂宅洛之事武王志之成王述之上告祖廟迭洛大臣一日而建千萬年宅中圖大之基謹重如此周公自洛歸鎬名公因作書誥王其忠愛尤在此蓋以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尤難王之在豐召之相宅固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名公拳拳以敬德永命戒王敬不敬之異效凡七言之至謂不敬德則必墜厥命其詞甚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也

序畧不言非矣○林氏曰豐在鄠縣東豐水鎬在長安西南昆明池所謂鎬池也鎬在豐東二十五里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纂疏王氏曰以朏望明魄紀月以甲子紀日書法也○林氏曰漢書云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既望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来古語詞言召公於豐迤邐而来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

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越三日庚戊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於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纂疏葉氏曰攻位者闢荊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庶殷所已遷殷民也讎民為役則友民不言可知○林氏曰盤庚遷亳太王遷岐衛文遷楚丘皆卜今君臣既定議至洛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士民而後卜筮也太王聿来胥宇而後爰契我龜衛文望楚與堂而後卜云其吉皆是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纂疏蘇氏按後篇是日再卜乙卯十二日也○呂氏曰名公已成位周公方来觀上相之體然也越三日丁巳用牲

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纂疏丁巳十四日戊午十五日○孔氏曰郊以后稷配故牛二唐孔氏曰記及公羊皆曰養牲必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呂氏曰郊祭天社祭地○陳氏經曰郊不曰新邑郊在國外社在國內也○王氏曰先祭告郊社然後用工○陳氏大猷曰此蓋即洛邑新立之郊社以告作洛於天地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時洛邑宗廟未成○愚按詩序言郊祀天地詩傳非之謂合祭天地於圜丘古未有此瀆亂厖雜之禮則謂郊祭天地用二牛異於詩傳矣二孔說是無泰誓傳言郊祭天社祭地與此自異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

用書糇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纂疏

甲子二十一日也自王乙未至豐到此凡三十日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名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言庶殷則諸侯可知○愚謂觀此則殷民之遷在未作洛之前明矣讀此篇當參看洛誥洛誥曰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云云此云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其日同但洛誥言是日再卜耳乙卯至甲子十日乙卯日卜及觀新營丙辰不言事葢丁巳戊午将行郊社大禮前一日養精神而無為也巳未至癸亥五日又不言事乃将用書丕作竭精神以有為也此五日中必會集臣庶如計文數至調餱糧等役書一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

洛誥脫簡之在康誥者曰惟三月哉生𩖂周公初基至乃洪大誥治即是三月十六日己未戊午祭社後一日也曰大誥治即用書命丕作也細考之脗合無間焉誰謂殘編斷簡中不可考見聖人經理之微密哉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葢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執事也

纂疏王氏曰庶邦冢君諸侯會於洛者洛邑成而獻幣所以為禮且致慶也○愚謂作洛之急務在化殷人而化殷之大本在於王身下文遂詳言之此召公納忠之大者幣特恭敬之寓耳

取幣獨言庶邦而不及庶殷者葢用書命丕作無閒於庶殷而取幣旅王不及於庶殷歟篇末奉幣供王之幣即此出取之幣前後相照應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葢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疎之有 纂疏 朱子名語集解曰此數句者一篇之大指也下文至篇終反復推衍此數

句意耳○眞氏曰詩云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亦改厥元子大國殷命之意○愚謂此元子字當與後元子哉對觀元子天之元子即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之意此元子謂殷紂後元子謂成王天命靡常人君所以保天命惟敬耳殷王元子嘗受天命矣天竟改其命而王受之固有無窮之美然今日之受安知不為他日之改是亦無窮之憂也何可以不敬乎始末兩言嗚呼所以深警上心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

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纂疏 孔氏曰殷先哲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唐孔氏曰夫猶人也言人人皆然○愚謂當如左氏故夫致死焉之夫殷祖宗之難憑藉如此言外之意謂成王今豈可盡恃太王王季文王也蓋言天命不可恃祖宗不可恃惟敬德庶可凝固天命而迓續祖德耳敬德而言疾最有力益人心操則存捨則亡必繄着精神汲汲用工則莊敬日強而能敬苟悠悠玩怠則安肆日偷而不能敬矣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字工夫又在疾字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從子保者

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廸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廸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　纂疏林氏曰格與惟帝降格之格同降格而保佑之謂下臨之也○愚謂從其子而保之即天與子則與子之意開萬世傳子之端自禹始故於夏言從子保於商只言格保蒙上文也兩面稽天若即對越在天之意此蓋謂天與祖宗皆不可恃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稽考矧況也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故名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

則於事有所証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篹疏愚
壽耉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名公特首言之謂
老成知古又能知天所賴以稽古道天道幸有壽耉如
太公周畢諸公在不可遺也稽考古德非壽耉者聞見
之遠無所質稽考天意以定謀慮
非壽耉者德盛智明不能決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

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召公

歎息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
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諴和碞險也王其大能諴和小民
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可畏王當篹疏愚謂
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於民之碞險可也和小
民令休矣猶欲王汲汲於畏民碞者民之碞險可畏常
伏於太和盛美之中恃其巳和且美而不顧慮以畏之
則福兮禍伏險孰大焉故莊生曰
人心險於山川不敢後用宜鈌之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

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来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名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享荅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纂疏陳氏大猷曰君前臣名故稱旦舉周公之言以告謂今作大邑其自是而配天使仰無愧於天自是而毖祀使幽無愧於鬼神自是而宅中乂治使俯無愧於民王其有成命而治民今休可也周公所期如此之

重王不可不思所以稱之○愚謂作洛之事名公任之而未嘗明言之至此方言服於土中而舉周公之言以見作洛所以配上帝奉祭祀成治功凝天命其重如此益下文將自進其敬德祈天之忠言所以先引周公期望之語以開其端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為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其德之不可不敬也

纂疏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一句○孔氏曰召公既述周公言又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治服商御事之臣使比近我周治事之臣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林氏曰周遷殷民於洛益與

洛之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必有以服殷御事使親比介助周之御事然後可蓋周御事習於敎令無事服之以服殷御事為先也然服殷御事在節其性而已葢人性無不善殷人特化紂之惡是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反耳有以節之使日進於善則與周人何異哉然欲節民性在王所化○王當敬為其所不可不敬之德以率之非政刑所及也○陳氏大猷曰既以周臣率之使之相觀而善又以身率之使之下觀而化也殷臣化殷民亦視效之而化矣○愚按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本孔氏作一句說蔡氏以所字為句作兩句說真氏乙記以蔡說為長然蔡說實自呂氏所其無逸之解發之殷人汙於舊染而其性流今欲節之使其性復亦惟化以敬德耳敬者一心之主宰性即心所具之理也敬則此心收歛於天理之中而性可節不敬則此心放縱於人欲之偽而性日流日其邁即上達反天理而日進乎高明之意也然

王豈為化商而始勉於敬哉特自敬為我所不可不敬之德而已謂之不可不敬蓋敬者人心所當然而不可不然者非有所勉而然如飢食渴飲之常無所為而為者也能如是則敬盡於此而人化於彼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纂疏

林氏曰古人於天命不以為必有不以為必無召公於歷年不其延皆不敢知者疑

之也至謂敬德則歷年不敬德則墜命則無可疑者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敎化之始乎纂疏愚謂王乃初服者善始可以占終法二國之敬德而歷年尤當謹於初服也此句呂蔡以屬上章孔朱真陳以冠下章使與初生初服宅新邑為一套亦通但此句實結上生下若生子一段言語實因此句而申明之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

歷年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纂疏 集解王之初服不可不謹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初所敎葢習於上則智習於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歷年不敬德則愚則凶則短折也○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求天永命者惟在德而已矣王乃初服至命歷年為一節知今我初服至祈天永命為一節○呂氏曰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來人自初生而保養乃可以全其善也○林氏曰天以正性命人初無智愚之別所以有智愚於已取之而已下愚為自暴自棄則上智豈非自貽乎○葉氏曰哲命以哲為天所命也○眞氏曰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曰祈者葢一於用德乃不祈之祈也○愚按呂林皆以哲命為性命之命然哲命命

哲不應遽有性命眷命之分當以葉氏之說為正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善則明可作哲習於惡則靡哲而愚哲則為天所命愚則天不命之是自貽哲命如所謂自求多福此所謂罔不在厥初生時自貽哲命者也王之初服亦猶是耳此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蓋今日作新邑而自服土中乃所謂初服是又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命凶判於此王之能敬德祈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矣疾云者欲乘此機而速勉之自今罔後之謂也疾敬德者勿失此機於今日之初而能用德以祈天者可永命於千萬年之久今此一初豈可又以悠悠失之哉肆惟王其疾敬德蓋申上文王其疾敬德之語而致重複懇切之意云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

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横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於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

纂疏

陳氏大猷曰德元猶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者也一說元好生之仁德也○愚按至此則淫用非彝之民化為刑用德元之民正所謂順導之而有功者王奚以尚刑不尚德為哉嗣若功若有功難以強解宜缺之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葢以小民者勤

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命也

纂疏以小民如以某師之以○林氏曰王能敬德於上而小民儀刑於下則天永命之所謂用小民而受永命也○呂氏曰召公拳拳言小民者國之根本全在小民其興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止在小民之身○陳氏曰小民人所易忽澤及小民則無不及矣堯之不虐無告文王之施仁先四者是也○愚謂勤恤即無疆惟恤之恤上下勤勞以軫無疆之恤惟期於兼二代之歷年非他有以也惟欲王以小民受永命耳三節三言小民始戒王以非彝殄戮之繼欲以元德儀刑之末欲以之而受永命以之者何惟尚德不尚刑知其生雖甚微而關於天命者至大至久也○真氏曰前言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此言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永命之道無他惟用德與愛小民而已德及小民方為用德之至也又曰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曷其奈何弗敬曰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兩言不敬厥德早墜厥命曰肆惟王其疾敬德言之諄望之切老臣事少主惓惓之心也異時成王享百年之壽而周卜世卜年卒過其歷然後知召公之言眞人主之藥石國家之著龜也哉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於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

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葢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纂疏

薛氏曰先讐民後友民作洛以鎮商民為先也與前言先服殷御事同意○陳氏大猷曰篇終復總始末之要以告王敢以讐民等保受威命明德者因庶殷侯甸和會作洛而言敢以者自任之辭如命侯甸殷庶即王之威命來紹自服即王之明德先行相宅以後皆保受也王末有成命與上王厥有成命相應王亦顯與上越王顯相應我非敢自居其勤慮王以人心已從天命已定而自足也惟恭奉前所取以旅王之幣待王能祈天永命將以致慶而已期望不已之意可謂婉而篤矣記曰頌而無諂諫而無驕召誥以之○愚謂讐民百君子友民即指庶殷侯甸和會作洛之人也所謂能祈天永命不過上文敬德愛小民之事敬德愛小民即祈天永命之能也上文已盡之故於篇終特以能字該之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沖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伻來以下成王錫命毖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即歸於周而未嘗都洛也　纂疏因讀尚書曰其間錯誤解不得處煞多昔伯恭解書因問之曰尚書還有解不通處答曰無有因舉洛誥問之曰據成王只使周公往營洛故伻来獻圖及卜成王未嘗一日居洛後面如何

却與周公有許多荅對又云王在新邑此如何解伯恭無以荅後得渠書云誠有解不得處○洛誥之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而其前已屢有荅問之詞矣○三盤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説將去儘得然即是穿鑿恐終無益耳○葉氏曰此篇當與召誥參看○王氏安石曰此誥有不可知者當缺之而釋其可知者○愚按此篇大可疑者惟有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辭而不載王至洛之事與其日月觀十二月在洛祭告命周公留治洛之事尚謹書之則自三月後至十二月前此數月中至洛之大事其書之也必矣觀此篇首章九句脫簡在康誥之首則王親至洛行祀出命等事其脫簡又可想矣且孺子其朋及汝惟沖子惟終等處聱牙難通上下不續又王曰公功棐迪篤之下無周公荅辭而即繼以王曰豈非此等

處有脫簡錯簡耶細參詳之可見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

纂疏

孔氏曰周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王氏安石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公往營成周公得卜復命於

王曰子親之也曰明辟尊之也先儒以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以書致之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未嘗代王為辟何復之有按闕孔註始於荆公蔡傳采之○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王矣○葉氏曰復如孟子有復於王書說復于王之復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位漢儒之言云爾不足信也○愚按王莽廢漢孺子嬰為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葢因孔氏釋經之誤莽遂借此以文其姦云右此章上當移元洛誥脫簡冠于首而讀之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沖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纂疏公不欲斥言王幼不能故言王若不

敢及天之初命定命○王氏炎曰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既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来以圖及獻卜

乙卯即名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内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伻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

纂疏 張氏曰王者以民為重故曰師○袁氏曰黎水言河朔則知澗瀍皆河南○陳氏經曰先言惟洛食即今河南後言惟洛食即今洛陽言公於洛卜此二處也召誥曰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則卜乃召公卜今周公曰我卜者二公同心同謀召公之卜

即周公之卜也○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營洛以處殷民民重遷以河朔為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吕氏曰意在河朔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洛邑地中者周公之心列二説以聽於天而已先卜黎者先人後己也黎不吉卜洛而吉公之心即天之心也無間故無違也○史氏漸曰澗東瀍西即洛之中澗水東即洛之偏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周流其間天子南向則澗在洛之右瀍在洛之左公於澗瀍之中卜而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宫定郊社宗廟是為郟鄏今河南是也又循之左越瀍水之東卜又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以居殷民今洛陽是也二城相距葢十有八里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来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

稽首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成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纂疏呂氏曰營洛實配宗周匹者對宗周之辭我與公共貞固守此基業以予者使之之辭倚之者甚重而望之者甚長也○王氏十朋曰詩作豐伊匹與匹休同意○夏氏曰貞如厥賦貞相當也王欲與公共當此吉卜○王氏曰凡卜有貞其吉凶者太卜言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愚按視與示同古字通用漢書凡示字例作視十萬曰億秦誓又云百萬曰億不同何也詩禾三百億鄭注十萬曰億毛云萬萬曰億孔疏今九章筭術皆以萬萬為億鄭以古數言之韋昭註楚語曰十萬曰億古數也秦始以萬萬為億百萬為億未見

所本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於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格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於新邑為言若濶於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齋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肥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纂疏自此以下漸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傳疏以為王與公俱在洛對問之言葉氏以為王得卜而至洛既祭復歸鎬因留公居守

而公有此言皆不可考○董氏曰易曰殷薦之上帝禮有殷祭殷奠皆取殷盛之義○愚謂王氏云此殷禮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竊意十二月之祭不過以周公留治洛之事就冬烝以告文武廟耳此曰殷禮曰秩無文必作新邑後就新邑舉非常大祭祀豈十二月特牛之祀足以當之三月後至十一月必嘗親至洛行大祀禮受大朝賀發大號令今脫去矣自此下至無遠用戾乃洛邑既成公自洛還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而請王以行及自陳欲退老之辭也繼此云云述往復之辭而有錯誤之簡者也証之名誥公定宅後當還鎬京觀召公取諸侯之幣以錫公由公以達王則可見矣孺子其朋以下必有訛誤脫簡漏却王祀新邑等必在此處無疑也況梓材庶邦享集丕享等語其為敬識百辟享之上下文脫簡在彼尤為顯然乎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言予

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敎詔之也

纂疏愚謂有事即祀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人於祭祀皆曰有事周公言我整齊共營洛之百官使從王於宗周我惟謂曰王庶幾將行祀事於新邑乎微示此意於百官待王自敎詔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敎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襃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荅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敎工

丕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

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敎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敎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

纂疏

王氏曰記功若紀於太常藏在盟府之類○呂氏曰洛邑既成周業既定論創業元勳不可後也功臣之冠天下觀瞻鎮服羣下實係此舉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吴氏曰已死者祀之生者載以旌之○愚謂公因告王今當即出命曰新邑之祀將前所記錄創業功臣之宗勲勞最顯者以其功列之大祀使與享矣又當専命羣臣曰汝之受命而能厚輔王室者亦將大視其功而紀載於冊書以功作元祀所以報功臣於既往丕視功載所以勵功臣於方来載之今日又將祀之後日也公又謂王言上即命惟命二説乃汝其悉自敎詔於百工其機雖自公發之其教當自王出之也

孺子其

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之視傚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狥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狥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爇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狥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絶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纂疏林氏曰如漢之朋黨始於甘陵南北部唐之朋黨始於牛李其終縉紳愆禍海内塗炭是也〇愚謂自此以下必有脱誤如二孺子句及灼敘等語皆不可曉與上文本不相貫所當缺疑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忝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

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於後世矣纂䟽呂氏曰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愚謂彰明振作以有功績而又惇厚廣大以成寬裕是立精明之治功而存渾厚之治體也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乃是欲王以從王於宗周之百工往之新邑也此八字却與前予齊百工伻從王於周相照應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於記功敘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敘養萬民之道也纂䟽當惟其終猶伊尹言慎厥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

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瀆慢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幣有餘而禮不足者往往有輕早而察之於微乎纂疏上之心以為可以幣交曰吾幣足矣何以禮為如是者猶不享也○蘇氏曰小人賄以悅人必簡於禮公戎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乎物而不役志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魯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服人心況天子乎唐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皆貢羡餘行苞苴而天子失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愚謂此因將往新邑受諸侯朝享而言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以旅王而言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

是不謇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

乃命汝往敬哉兹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此

敎養萬民之道也頒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須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敎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敘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吕氏曰武王没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

纂疏陳氏經曰汝當須我前日未暇為之事一一行之○或曰武王撥亂反正故稱正父○愚按此一節除汝往敬哉兹予其明農哉二句外餘當缺之

味此二句可見公時在鎬欲王往新邑而已將退老也此章之下當必有公從王至新邑舉祀發命之事而今缺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此下成王荅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紊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祐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也纂疏愚謂此王既至洛舉祀後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先敘述公之功德以慰藉之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纂疏孔氏曰厚尊大禮舉秩大祀蘇氏曰言此事皆賴公之功而成也○愚謂此益王述已行之事之辭即荅公所謂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也

惟公德明光

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敎予沖子夙夜毖祀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敎於天下公之德敎加於時者如此予沖子夫何為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葢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纂疏陳氏大猷曰不曰已太平方且和敬以迓之而已治猶未治也使以為既平則無亹亹方進之意盈而不可久矣○唐孔氏曰衛獻公言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意亦略似言祭則我小子迓太平明敎化皆委重於公也○愚謂此王推美歸重於公猶欲其益因德業之盛而加自強不息之誠我小子但主祀而已此已示留公之意矣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王曰

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於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於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為魯後者非是效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為周公不為伯禽也

纂疏上文王曰兩段周公無荅辭疑有闕文成王言我當歸即政於宗周而命公留於洛猶唐節度留後之意○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舊說云命伯禽為周公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已一言便見得周公在後之意○真氏曰按史記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興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肸遂平徐戎據此則蔡說當矣○愚

謂成王自言其退即辟於周味退之一辭則王時進在洛邑可知是時已行祀發政將還鎬京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歸宗周為退退固王之謙詞亦述往返語勢之當然耳先儒於此皆忽之故不敢質言此章為王至洛後之辭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公功也敉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纂疏迪順也四方雖已順治猶未定于尊公之禮未有以撫安公之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為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纂疏周公在後監我百官士也師也工也四輔猶四鄰○愚謂王制曰設

四輔及三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引王制之四輔解此四輔亦與朱子四鄰之説合王以治為四輔之大臣望公下文公以治為四方之新君望王君臣交相期望意相照應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悦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為正

纂疏 此王與公決而歸之言也公定居洛予往歸周已公無困哉言公無以事自困猶漢所謂閔勞公以官職之事也○張氏曰公之功如此猶肅敬以自將謂不驕矜人皆敬之悦之○真氏曰公功如此而猶以肅自將以敬自樂可見公之盛德

○王氏炎曰無替其所以示儀刑於我者○愚按此章之上必有公荅王之辭葢不許王留後之請也所以王言公止我往歸周矣公無困我是以不許留為困之其辭危勿替刑以下其望遠又上章言予沖子夙夜毖祀成王全倚重於公而已僅主祭宜公未許留至此曰我惟無倦於康安之事是王能以安天下自任而不全倚於公宜公下章惓然許留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荅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纂疏陳氏曰弘大我事君之恭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

王有成績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益文獻者為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纂疏愚按孺子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来相宅乃公述王之此行也作周恭先為周家恭敬之王之先以恭而率先夫後之為王者也曰者公期望於王之辭其自時中乂其即將然之辭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

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益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纂疏】吕氏曰考察我告子之言乃盡本於文祖之德益文德之精微皆在此自加考察可也○愚謂作周孚先為周家孚信之臣之先以信而率先夫後之為臣者也亂為四方新辟當與前亂為四輔對觀作周孚先當與前作周恭先對觀益公與王交相期望各盡責任之辭考朕昭子刑即荅前公勿替刑之言此云昭示子之儀刑則勿替刑其為勿替示王以儀刑明矣○陳氏大猷曰此處上下疑有缺文

伻来毖殷乃命寧予（絶句）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此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王使人来戒敕庶殷且以

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纂疏愚謂自此至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乃王歸鎬後使人來勞周公公因祭文武而全載其祝辭也寧如歸寧父母之寧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禋祀之酒令拜稽而致休美以享公焉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享有體薦一證也記曰君子敬則用祭器又一證也碎分不貫必通全章說之不敢越宿如不宿肉君言不宿於家蔡氏謂與三宿之宿同宿乃進爵也惠篤敘至朕子懷德此祝辭全文不必分為二節祝辭之意云頠惠順篤厚而有次敘身其康彊無有遇自己之疾子孫逢吉萬年厭飽文武之德焉此公自致禱祝之辭也殷人亦引長壽考王使殷人乃皆承順其敎條次序將萬年永觀法朕子而懷其德焉朕子指成王曰王尊之曰朕子親之

此公為王禱祝之辭也雖曰祝辭然禱祝之中有規勉之意末二句歸重於王然非徒徼福於先王而已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敘與篤敘乃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遘遇自罹疾害者子孫萬年厭飫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纂疏陳氏大猷曰惠順文武之道篤敘而行之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承聽受也敘敘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葢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伻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係於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名誥末用供王能祈天命語脉相類纂疏張氏曰觀此書

周公不敢當成王拒鬯之禮則天子之禮樂公其敢當而安之乎所以春秋於魯之郊禘皆貶其僭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失可見也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此下史官記祭祀册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册者册書也逸祝册者史逸為祝册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册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

有二月逸告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為十二月日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吴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纂疏張氏曰公輔成王大保文武所受命至此為七年矣○愚謂此三節史臣記王在洛以留公治洛之事祭告文武及命公也戊辰先儒謂七年十二月晦日唐孔氏推之謂是歲三月丙午朏閏九月辛未朔小則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周十二月建亥之月也其言良是上言逸祝冊告文武之冊也下言作冊逸誥告命周公之冊也重其事故既廟祭而冊祝先王又因廟祭而冊命周公也前言戊辰而結以在十有二月明戊辰為十二月之戊辰言十二月而繼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明十二

月為此七年之十二月也此乃古史記載倒文法也此章次第當在成王至洛舉大祀行大政之後與公別而歸鎬之前今以尾王歸鎬後遣使寧公之下次序倒矣其錯簡顛倒邪抑史追書之也不可考矣惟七年有二說蔡本葉吴今從張氏者按記云七年致政於成王王肅於金縢末云武王年九十三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東征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闕七年營洛邑歸政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至是年二十王肅此說與記合七年始終班班可考葉吴留洛七年而後公薨之說未見所據何苦捨有據之說而從此乎古無年號只得表之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之七年亦如左氏所謂會於沙隨之歲溴梁之明年之類耳兼之康誥脫簡之惟三月哉生魄蔡傳既曰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矣此云惟七年乃曰留洛之後七年而薨豈應攝政至是恰第七年留後至薨又恰七年邪由此言之則知蔡傳二說自相牴牾康

誥得之而洛誥失之也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吴氏曰方遷商民於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鑒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来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於兹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於洛之後乃曰伻来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於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於洛

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名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捨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讐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

纂疏張氏曰周之頑民乃商之忠臣也○王氏曰篇名多士序乃以為頑民周公未始以殷民為頑成王命君陳始有無忿疾于頑之語夫殷民不附周謂之頑可也不忘殷謂之頑可乎故頑之一字康誥酒誥多士多方等書未嘗出諸口也○愚謂諸家過信小序所以昔

朕来自奄等全辭不通蔡說當矣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

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

纂疏曰孔氏曰周公致政明年三月也○王氏曰殷士遷成周從舊長治殷民故先告貴之也之殷士從殷民皆從矣○愚謂蔡氏從孔氏以此三月為祀洛次年之三月皆以書之篇次意之耳按名誥洛誥及脫簡在康誥之日月周公正以七年三月至洛此之三月即彼之三月也得卜經營之時便告商士此專為告商士而作故史自錄為一書而次之洛誥之後七年無兩七年三月亦無兩三月也○陳氏傅良曰此一篇皆稱王若曰則是相宅年之三月作之此不待辨而知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弗弔未詳意其為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旻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旻天

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勑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葢推格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纂疏王氏曰終如受終于文祖之終○愚謂弗弔與大誥同皆言殷弗為天所弔恤耳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𢍰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葢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豈敢有求位之心哉

纂疏蘇氏曰固如推亡固存之固○林氏曰告以天命之公使知殷失天命而亡則誰能與之周得天命而興則誰能廢之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秉持也言天命

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彜此言秉為者彝以理言為以用言也

纂疏孔氏曰惟天不與紂惟我下民秉心為我皆是天明可畏之效○愚按蔡本呂說今述孔註謂天自於民民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以天不畀殷民秉心為周觀之豈非天明畏之驗哉既曰惟天不畀又曰惟帝不畀既曰將天明威又曰惟天明畏反覆以天命之去留曉殷士而潛消其覬覦猜疑之私耳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導逸安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亹亹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於桀第桀

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于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泆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纂疏陳氏大猷曰天心於君常欲導之於安逸如為善最樂作德日休即帝之引逸也桀乃不適於逸自趨於危○呂氏曰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而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桀惡升聞故帝降格譴告災異以示所嚮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警戒之即降格之謂也自絕於天天亦絕之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者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覆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文武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明德者所以脩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纂疏薛氏曰天澤無所不浹王者澤天下無此疆爾界配天其澤也○愚謂罔敢失帝體承上天不敢失其心也以帝則言太深此之罔不明德與下文惟天不畀不明厥德相對恤祀與罔失帝配天澤皆自克明德而能然商先王以明德而得天命也如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惟時

上帝不保降若兹大喪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況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纂疏呂氏曰天也祖也民也人君所共畏也紂不聽念先王罔顧天顯民祇三畏皆亡無所不至矣○愚謂紂之衆惡皆自不明德而然其以不明德而失天命也如此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武成言祇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剪除告其勑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上帝臨汝毋貳

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於帝殷其能貳於周乎益示以確然不可動摇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益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

纂疏董氏曰肆肆赦之肆言肆赦之而不盡繩正之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時是也指上文

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日罰爾無我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啟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之于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爲予惟循商故事矜恤于爾

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葢章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

纂疏 唐孔氏曰從殷適洛南行而西向故為西奉德猶秉德○林氏曰朕不敢有後時而稽留謂急於順天命也○陳氏大猷曰廸簡王庭職之大者有服百僚職之小者聽察有德者而用之○陳氏經曰聽用德者爾有德我何敢不用爾無德我何敢苟用商士所言皆私情王所言皆天理不擇賢否而用非天理矣○呂氏曰故我敢以德而求爾於天邑商爾其修德以應我之求不可援前比而必我之爵也商猶謂之天邑者葢言其地舊為天子之都理當富于賢德敢求亦敬賢之意重其事而敬其辭裁之者固甚正待之者亦甚厚矣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来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

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於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葢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猶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

纂疏

陳氏大猷曰奄東方國與淮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四國殷管蔡霍也以親我事我臣我宗法我周濟濟多遜之風○林氏曰自洛而視殷之故地則殷為遠故以遷之於洛為移爾遐逖○真氏曰蔡説文勢順但遷洛恐不可言遐逖愚謂武王自鎬伐商言逖矣西土之人則自商遷洛豈不可言以爾遐逖否則以遐逖指朝歌謂移爾自於遐逖亦可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以自奄之命為初命則此

命為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来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

不能保矣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邑四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為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纂疏馬氏曰幹

原闕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王曰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為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纂疏王氏炎曰王曰下有脫簡又曰下有脫文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

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自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纂疏張氏曰周召之於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葢敬則不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享年之壽夭享國之延促判焉召公以敬陳於前周公以無逸戒於後此周召所以為周召○陳氏大猷曰逸者萬惡之根無逸者萬善之本無逸一書所以為百代元龜○吕氏曰逸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治其末流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葢作于作洛之後成王即政之初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纂疏東萊解所為居字先生曰若某則不敢知此説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説不行而必強立一説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孔氏曰君子之道所在其在無逸豫○呂氏曰凡人乍勤乍怠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為所如魚之于水鳥之于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陳氏大猷曰所若北辰居其所之所居而不移動也○李氏杞曰所安也如止其所安於無逸也○愚按所其無逸與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皆不以處所安居之意釋之懼其巧也然呂説儘可喜外此則孔註之説林氏亦本之此外則無説矣呂説朱子非之蔡氏仍本之眞氏乙記全不取呂蔡説大學衍義則又全采呂説云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先知稼穡

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于后稷四民之事莫勞于稼穡生民之功莫盛于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纂疏

林氏曰惟以稼穡艱難為念而不留意於逸乃所以能逸蓋好逸者未必逸無逸者乃能逸也○呂氏曰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未知稼穡艱難而遽處安逸與一宮室起一力役視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王生於深宮遽處人上公深為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難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陳氏經曰乃逸非先艱難而後逸樂也艱難之中自有逸樂之理君子當以艱難為逸不當以逸為難逸也○張氏栻曰周自后稷以農

事關國歷世相傳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而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告成王詩有七月皆言農桑之候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小人之依憂深思遠端在於此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逸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艱難而心不存焉者寡矣此心常存則驕逸何自而生豈非治所由興歟○陳氏大猷曰所其無逸知小人之依此一篇之綱領後章三宗文王及詈等皆反覆推明此意○愚按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以為先艱難而後可謀安逸固非矣以為艱難乃所以為安逸亦未也蓋君逸於上君本逸也惟以勤居逸則君雖逸而能無逸呂氏此論超出諸家下文厥子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文勢似若六字一句蔡氏提出謂此為以逸為逸與上文之乃逸以勤居逸者為對提得精神如兩眼然雖六字仍作一句讀亦不妨如此說云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為逸也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乎

纂疏蘇氏曰農夫之子生而飽煖且不知艱難況於王乎○南史宋高祖劉裕之孫孝武帝騃壞高祖所居陰室為玉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衮顗因盛稱高祖儉德駭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

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亡

纂疏孔氏曰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下文無所攷矣言逸樂之損壽○吕氏曰上既論無逸之理此復舉無逸之君以示之法此中宗無逸之實嚴恭寅畏合而言之敬也因桑穀而修省亦其畏天命之一端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祗懼不敢荒寧皆敬也惟敬故壽也主静則悠遠博厚自强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内固而不浮凡此皆敬之方壽之理也自此至文王其壽莫非此理○陳氏經曰以天命之理自為法度凡身所躬行合於法度者無非天命之流行○李氏杞曰無逸必寡慾

寡慾而不壽者鮮矣逸樂必多慾多慾而能全生者亦鮮矣既以無慾致壽為勸又以逸樂損壽為戒使前有所慕則知無逸之可法後有所警則知逸樂之不可縱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于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于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于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于身嘉靖者和之達于政無怨者和之著于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纂疏

呂氏曰小大無怨民氣大和導迎和氣是六壽考之理下章論文王咸和萬民亦是意也篇末二章論違怨詛祝怨詈實申此意而盡發之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氏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于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為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曁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憸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

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為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説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纂疏眞氏曰祖甲或以為太甲或以為帝甲孜之經世書二君享國皆三十三年曰不義曰小人其為太甲明矣蘇氏謂以享國多寡為次非世次者得之○林氏曰言三宗不言湯繼世之君與成王同也○陳氏經曰中宗近生知高宗學知祖甲困知者也○愚謂太甲帝甲皆有證據而太甲較分明經世書虞三及字皆不足援以辨太甲為商賢君帝甲淫亂失道商本紀言之國語又云云難必專主一說姑二説並存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為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纂疏陳氏經曰逸樂人所好然所好有甚于逸樂者苟以艱難而得壽奚為而逸樂艱難人所惡然所惡有甚于艱難者苟以逸樂而促壽奚為而不艱難公之言奪常情之好惡而示以所甚好甚惡也○蘇氏曰人莫不好逸豫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其信然猶有不信者以逸豫未必害生也漢武唐玄豈無欲者而壽如此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二君千一而已豈

可以藉口哉○吕氏曰憂勤必壽逸豫必夭此周公格言大訓非特以戒成王實萬世人主之龜鑑也益人之一心茍能操存則精神思慮日由乎天理之中其壽固可必孔子所謂仁者壽詩所謂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亦即其理推之耳後世之君憚憂勤而恣逸樂伐性傷生靡所不至乃慕神仙之術以求長年愚之甚耳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為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纂疏陳氏大猷曰克自者真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抑者所以下之也如制忿欲去奢侈皆是也畏敬畏也人所以肆行無畏不能自抑故也抑其私欲則必畏天命畏祖宗畏小民矣

文王卑服即

康功田功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于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于安養斯民也卑服葢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徽懿皆美也昃日昳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于小民則懷保之于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

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于常貢正數之外無横斂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貢方伯舊矣受命言為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

纂疏

問徽柔懿恭是一字是二字曰二字柔者須徽恭者須懿柔而不徽則姑息徽而不懿則非由中出○柔易于暗弱徽有發揚之意恭形于外懿則有蘊蔵之意○孔氏曰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陳氏大猷曰卑服非止惡衣服凡服用皆卑損○吕氏曰力不分于奉己故功全歸

于恤民惠澤之使鮮鮮有生意監遊田曰不敢翼翼之小心也此章言文王家法凡無逸之條目如崇儉素重農畝恤窮困勤政事戒遊田損橫斂大畧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以此為防後世猶有為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之好逸如鄭玄者○愚按孔氏以即田功為知稼穡艱難甚好知稼穡艱難乃無逸之根本一篇之綱領也迪哲四君皆由于此彼生則逸之君只為不知稼穡艱難耳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

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無與毋通皇與遑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為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酗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為虛位是也

纂疏陳氏經曰兩惟正之供皆不以貢賦為吾逸樂之用也觀逸遊田人君未嘗無特不可過其則耳一日暫樂若未害也而以為不可者蓋此心不可以斯須忘斯須而忘是放其心自此以往不可收拾矣○呂氏曰雖戒成王實欲後嗣共守此訓故言繼自今嗣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人君不能無不可過耳過則人欲肆而入于亂亡矣故欲其無淫過必絕之使無則迫蹙拘制矣觀逸遊田橫斂之源四者既省用有常經始耽樂者每自恕曰今日耽樂耳是心一流將一日二日駸駸終身不返矣

苟不戒一日之耽樂必至于紂之徒無遑曰今日耽樂葢原淫樂之始使之深絶其微無若殷王受盖要淫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林氏曰隠公觀魚莊公觀社觀也唐敬宗日晏坐朝逸也周穆王所至有車轍馬迹遊也太康畋洛表田也皆淫于此者○真氏曰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王知所法又舉紂俾王知所戒紂之惡無不有酗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必享國逸樂必戕生惟沈湎于酒心志昏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酗酒酗酒則不能無逸宜公專以此申戒也○孔氏曰以酒為凶曰酗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敎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胥相訓誡惠順譸誑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徳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誡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敎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誡告而已也敎誨則有規正成

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為幻也纂疏呂氏曰訓告教誨皆見于言語保惠則調護於日用功用相表裏也○愚案訓誨忠言也譸張邪說也忠言交進則邪說難行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于民甚不便于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歛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于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惡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

之機故周公懰懰言之

纂疏陳氏大猷曰承上章無怨咸和之意遂及于違怨詛祝違怨者無怨之反也○唐孔氏曰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真氏曰兩至于小大當作一義上言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下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益皆為民而言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迪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為智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

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葢三宗文王于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于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

纂疏

唐孔氏曰皇大也○朱氏方大曰聞謗而自反以敬德則凡怨詈之來皆箴規之益吾方資之以自反何止不敢含怒於心而已非發於中心之誠惟不敢含怒而止是僅能恕人之言未盡反己之功也今三宗深知小民之依樂聞小民之怨言藉以反身脩德不但不含怒而已非允迪其哲能如是乎○陳氏大猷曰四君至明故如此凡聞謗而責人皆不明所致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綽大叢聚也言成王于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

誑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寛大其心以誑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于怨皆叢于人君之一身亦何便于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為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旣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胷次寛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蔕其心如天地之于萬物一于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夫豈私怒于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為心人君以萬民為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為己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為己怒以為己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為己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纂疏林氏曰以譸張之說妄殺如幽厲監謗秦立誹謗法之類○范氏曰明君惟聽正直故讒慝之言不入于耳暗君好聽讒佞故欺誑之言日至于前君當修德以弭怨不可刑殺以止怨刑殺止怨怨必愈甚大決所潰不可收拾矣○陳氏經曰以一人之身當

天下之怨皆自幻言有以惑之使人主憂勤則心莊氣肅而一身和下無怨詛而天下和壽所以長也人主逸樂則心有所蠱壞而一身失其和邪說進小人怨殺戮肆行而天下失其和此壽所以短也推言人主之壽下及小人怨詈之情可謂深切矣○夏氏曰始之怨詈猶有限也至此普天同怨怨叢于一身矣民氣如此欲享國長久得乎意蓋在言外也○呂氏曰無逸始以逸豫為戒終以棄忠言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是病而所以保無逸亦不過戒是數者而已○愚謂末章承上章以論處怨詈之道召民和而使自無時或怨上也因怨言而自反次也以殺罰止怨而怨叢無次矣周公以怨詈等事寬廣君心而伸舒民氣其為邦本國脉計豈淺淺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于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

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于此哉

君奭名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為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阼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為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喻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纂疏名公不悅這意思既不得若論事了儘未在看來是見成王已臨政便也小定了許多事周公自可了得所以求去○名公不悅只小序如此說裏面却無此

意這只是名公要歸周公留他說朝廷不可無老臣這箇只大綱綽得箇意脉子便住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理會處這箇物事難理會又曰名公不悦葢以為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己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我二人不可不留之意又歷道古聖賢倚頼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

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聱牙難曉如周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如君奭立政是也最好者無逸中間用字亦有譸張為幻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樣文字必出當時有司潤色之辭非純周公語也○吕氏曰名公以盛滿欲去周公反復留之後世權位相軋排使去者有之挽之留者鮮矣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也又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名公亦同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周公幡然改矣名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

留之及其既喻非特留于一時終相成王且相康王身任託孤之責而不辭惟不茍于隨所以篤于信也○陳氏經曰周名相王營洛功成二公皆欲去矣周公既為王留名公去志未變二公同心一體周公既留名公安得獨退洛誥王留周公之書君奭周公留名公之書也○陳氏大猷曰或謂周公去朝居洛名公獨執政柄所以欲去今以洛誥君陳攷之周公故居洛以化殷民以無逸蔡仲等攷之周公未嘗不在朝以輔大業意其往來鎬洛之間也方是時洛邑雖成而殷民尚未孚四方雖定而天命人心尚未固宜周公諄諄于留名公歟

周公若曰君奭君者尊之之稱奭名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

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于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邪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于不祥乎○案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懔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于召公留不留如何也 纂疏 不弔只當作去聲讀○呂氏曰自後世之私觀之殷之禍周之福也述殷之亡亦曰弗弔聖賢公天下之心也人之于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強謂永孚于休恃而不自修也謂天必福己也謂終出不祥懼而不自強也謂天必禍己也皆非也○愚謂此數句與召誥不敢知曰有歷年不其延語脉略同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

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名公己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于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名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絶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纂疏 諸誥多是長句如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越只是及罔尤違是總說上天與民之意漢藝文志註謂誥是曉喻民若不速曉則約束不行便是誥辭如此只是欲民易曉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之光故不能嗣前人之

明德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吴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燿而付于沖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遏佚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纂疏 愚謂周公舉名公前日之言以質之謂君昔已嘗言是其責在我矣周公自述己意謂我亦不敢安于天命而不永遠念天威及我民之無怨尤違背也惟人上下疑有闕誤若果委之而去使我後嗣子孫無所輔助將大不能敬天敬民而至于遏佚前人之光顯此時吾等可諉以退老在家而不知乎天命不

易保天難諶信恐其墜命者以嗣君涉歷未深弗能經歷而嗣前人恭明之德故也我非能有正我所啓迪惟以前人光明之德施及于我沖子而已施去聲如詩所謂施于孫子此章大意謂今日天命人心未為固成王經歷未為深所當輔之以嗣前人之光延長世德凝固天命吾等當留而不當去也此篇句語多有難曉只得其大意可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

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四休于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偏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乂王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藴猶有愧於二臣也亡書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實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于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賢聖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偕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傅說豈傅說不配食于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纂疏陳氏曰湯初勝夏已有臣扈至太戊百三十年必二臣也詩有家父春秋又有同此名者○呂氏曰捨說言盤盤源也說委也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纂疏葉氏曰祭禮上陟而配天猶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乎上帝○唐孔氏曰多歷年之次所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意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内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纂疏孔氏

曰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呂氏曰明恤猶易之顯比顯然以至公撫恤在內則及卑賤之小臣在外則均藩屏之侯甸恩浹內外公平周溥斯乃所秉之君德也後之君嬖昵左右如幽王之私趣馬偏愛一國如平王之貳于虢非不恤之可謂之明恤乎用乂者規諫箴誨以治之也○愚按以格天格帝分聖賢昭受上帝天其申命亦有分乎率惟茲有陳六臣率皆循此有陳列也或曰陳久也陟如新陟王之陟殷禮陟方之王祀之以配天也實百姓民生富實也王人如言君人也此章序商六臣之烈以留名公六臣輔佐商業如此召公可不監之而求去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

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名公勉為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纂疏 孔氏曰言天壽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之加之有威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于其身使有天下也

纂疏 夏氏曰天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如言天復命武王○真氏曰文王羑里之難乃天降割以申勸其德也文王生知本不待勸天乃降割以勉之故曰申勸○愚案有殷嗣天滅威與割申勸皆不可通記緇衣作周田觀文王之德記固訛矣書果是

乎寧王孔註以為文王蔡氏以為武王此處必有訛缺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虢叔文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為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

又曰無能往来茲迪彝敎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于此導迪其常敎則文王亦無德降及于國人矣周公反復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言文

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廸彝教則亦無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啟廸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益以如其德使著見于上覆冒于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纂疏愚謂此言以文王之聖猶不可無五臣之助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廸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庶幾廸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為然于文王言命于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益一

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于留召公而非欲為人物評也**纂疏**呂氏曰此四人尚蹈有祿位言故老猶存也○林氏曰死者稱不祿四人猶及武王之世故曰尚廸有祿○愚謂此言以武王之聖猶不可無四臣之助也上言殷先王猶有賴於六臣此二章言周文武猶有賴於五臣四臣召公可不鑒之而遽求去乎留之之意切矣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小子旦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沖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闕文收罔勖不及未詳耇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在郊之

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

纂疏孔氏曰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愚謂大無專責于我召公苟收斂退藏不勉王所不及以老成之德自居不降心以相從則治不克終我恐鳴鳳之祥不復聞矣況曰其有能如古人之格天格帝乎然此等句實聱牙難通惟挽留召公之意猶可認耳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兹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大猷謀也兹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寛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吕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槃錯棼結欲其解紓

黷閭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名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廹切已甚矣盍謀所以寛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為久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纂疏 呂氏曰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迷惑周公自言所以不去者以勉召公也○愚謂不以後人迷如以其君霸以其君顯之以留而明保啟廸成王是不以後人迷去而聽其迷惑是以後人迷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

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耦也在于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纂疏 孔氏曰汝明勉配王○張氏曰臣者君之偶如婦者夫之偶○陳氏曰乘載也猶負荷○愚按以命汝為武王顧命則玆大命竟指為武王之命為妥然蘇氏以汝明至之恤純為武王之言不若呂氏只以汝明勗偶王一句為武之言較勝然偶王亶乘等語實奥澁不可解略認大意可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予不允惟若玆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

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戡勝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于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荅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為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纂疏陳氏經曰今時未至盛大未有賢俊可讓名公未可去也大臣進退常以得人為慮有賢可以讓則身可以退蕭何且死必引曹參管仲不能薦賢所以不免于譏也○愚謂我天威如名誥言我受天命大臣與國同體天命天威皆以我負荷之不敢以不切已視之也讓字貫俊民字謂明俊民而讓之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

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公復歎息言篤于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名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名公故言之益叙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悅而從者也

纂疏蘇氏曰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然今日之休未可以為足也惟至于日月所照莫不率服乃已耳○陳氏大猷曰伐淮夷踐奄在此書後可見當時未能罔不率俾也右二章以文武留名公○愚謂告汝朕允與予不允惟若茲誥下文予不惠若茲多誥語皆相應告汝皆我允信之心也我豈不信而惟若此誥語乎我豈不相惠順而若此多誥乎末謂今日之休不可恃前人之功所當終必極天之所覆日之所照皆臣服然後文王

之功方可以成言我與汝當同任其責而咸成之惟不倦可以成終名公殆未可去也前以商六臣周五臣四臣留之末以文武與身留之誨切至此名公得不留哉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誨複之多誥邪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名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

纂疏夏氏曰大臣去留係天命之從違民心之向背多言以留名公寔憂天及民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名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罔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罔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

可畏也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名公已留周公飭遺就職之辭厥後名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于周公之言也夫

纂疏 陳氏經曰借民情以喻民情每勤始而怠終此名公所知安可以此自處當惟其終可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張氏曰名公輔成王有初矣而求去不能終也○董氏鼎曰此書周公言殷先王與文武得諸臣之助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惟有四人今又止惟我與汝名公二人而已君更求去豈我一人所能戡哉憂之深故留之切留之切故言之詳名公得不油然感惱然留哉○愚謂盤誥聱牙君奭尤甚多不可解惟留名公之意可想耳姑采衆說之略通者而缺其不可通者可也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

命之詞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次序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周禮六遂五家為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

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録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于圻内圻内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别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絶叔于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絶叔于蔡矣吕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于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係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于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為諸侯以見周公慼然于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沖而攝其位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

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纂疏

淳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先生曰是他豈得已于此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疏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怕武庚叛故遣三叔去監他惟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那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紂出得箇兒子也恁地狡猾想見他當時日夜去炒那管叔說道周公是你弟今却欲簒為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他炒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霍性較慢罪輕所以只囚之降之當時被管叔做出這事來驅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當時也是被他害得猛如常棣一詩是後來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

被他害所以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辭哀切不似諸詩和平曰周公也豈不知管叔狡猾但當時于義不得不封他曰看來不是狡猾只是獃子○三叔之叛當時不便平息得模樣做出西晉初年時事想見武庚日夜去説誘三叔故管叔生起不肖之心如此○孔氏曰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也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唐孔氏曰管在滎陽京縣東北不立管叔後者罪重故無子或有而不賢也杜預曰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圻內蔡地不知所在不齒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也閔元年晉滅霍故知復其舊封○夏氏曰古一里之地出車一乘謂以出車七乘地之賦奉之既因之又以是養之也○愚案以車七乘孔氏以屬上文蔡叔王氏以屬下文霍叔庸用也○張氏震曰象得罪于舜可貸之以恩管叔得罪于周不得不斷之以義霍叔不絶其身蔡叔不絶其

子管叔獨不免誅絶恩與義並行不相悖也○林氏曰父蔡叔有罪則囚之不以弟而私蔡仲賢則封之不以父而棄○葉氏曰舜殛鯀而興禹周公囚管蔡而封仲一也○魏氏了翁曰左定四年云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已字極好玩味蔡叔有罪而囚之子仲祗德則以為已卿士可見周公大聖人真與天地同其大也○蘇氏曰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蒯聵在而輒立衛所以亂所以封仲必在叔卒之後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為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吕氏曰敬哉者欲爾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寔周公之意

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

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蔡叔之罪在于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于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

纂疏 呂氏曰子之新善著則父之舊愆庶可掩蔡叔之惡既無以貽子孫仲乃始封之祖創業垂統之責萃焉盍進其步武自我作古克勤無怠以垂法于後斯須之怠流弊或在數百年後不可不謹其原也○陳氏傅良曰舜命禹未嘗戒以鯀周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今命仲而尤其父者于越人疏之于其兄戚之也父子兄弟間猶有諱而不盡言是愈疏矣周公于仲親親之道也有禹故鯀得以郊有安世延年故張湯杜周不列于酷吏蔡仲在人其謂叔曰幸哉有子如此歟故曰蓋前人之愆○愚謂子能改父之惡而為善則孝矣為子孝斯

為臣忠故曰為忠臣于孝子之門是惟忠本于惟孝也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即所謂邁迹自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纂疏愚謂此與伊尹之言語意正同未見淺深之分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纂疏呂氏曰語以謹始而即授以慮終竭兩端之教也○張氏曰感激多銳于初而怠于終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

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率循也無毋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于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于已者然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于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狥于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

纂疏陳氏經曰舊章法度皆制法度當然之制皆中也公慮仲懲創父愆用意過當反復生事爲奇故戒之○夏氏曰率皆也自從也凡事皆從中道也○呂氏曰舊章往往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聽覧不貴于速而貴于詳見事

風生逆刃立決宜若可喜然忽畧蹤佚動皆愆尤讒説姦言每乘其忽遽而入之惟詳其視聽安徐審訂表裏畢陳側媚之言將不得售故詳者聽覽之大法也規矩準度未至于樂循理者則常若為之縶維側言乃解其縶維而縱之放逸之場者故從之也○軒仲以英妙之年任國事周公老成深慮故戒之如此○陳氏大猷曰舊章常度則中道所存内不變于已之私智外不變于人之私言則中道合而使職盡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飭往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案費誓言徂兹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

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纂疏林氏曰奄即淮夷之一種總言曰淮夷如春秋赤狄之有潞氏甲氏也周公攝政時奄嘗與三監叛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嘗征之今成王即政奄又叛王滅之而歸鎬諸侯來朝公又稱王命以告之而作此篇○吳氏曰自大誥至多方其處殷人何

其難也武王崩以喜亂之徒因思舊之情乘內難之隙三者參合其禍至此固周之不造寔天之大扶持保佑有周者也譬人稚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伐性傷生者一切不敢萌所以培固真源克登上壽少年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業可于此占之多士多方意相出入

多士既遷殷民而獨告之也故視多方為略

多方既踐奄而徧告庶邦也故視多士為詳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

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纂疏 愚案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孔註十二月戊辰晦此七年之十二月也多士作于是年三月曰昔

朕来自奄是迹東征時事乃自武王誅紂伐奄後又叛也多方作于王即政之明年五月成王政序曰成王遂踐奄多方序曰王歸自奄書曰王來自奄乃東征伐奄後奄又叛也王墮其地遷其君絶其本根又因以告多方也以去年十二月戊辰晦筭之則次年正月朔己巳五月朔非丁卯則戊辰丁亥非二十日即二十一日也多士與多方之作先後葢一年有三月云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于此篇故發例于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纂疏

愚案四國四方之國也東征初殷與

三監為四國此時無之矣殷侯泛指舊為殷諸侯而尹民者蓋周興自封同姓以及功臣餘外皆殷諸侯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其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啓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于是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

紂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為亂為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缺文

纂疏孔氏曰惟天下至戒于夏以譴告之謂災異○王氏曰帝降格于夏與多士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同意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于土依于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于民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嬖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于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懫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于其國也

纂疏孔氏曰麗音黎施也不能開于民之所施政教○蘇氏曰麗著直畧反也奠民之居王政之本民不土著難使（闕）桀不開衣食之源以定民居也○葉氏曰麗附於罪法也古者治獄以附罪為麗故秋官稱各麗其法以議獄訟開明也不能明于民之附法者而大降之罰○愚案開于民之麗衆說惟葉氏的當既與乃大降罰相貫又與下文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等語皆相應○呂氏曰原其所因蓋始于内亂末喜之嬖是也蠱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于國與天下探其根而言之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言天惟是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天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使為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于湯湯不得不受斯民

之聚是豈人為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桀于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懫日欽者同悪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為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當逮事紂者寧不惕然內愧乎

纂疏林氏曰此篇陳桀紂之亡商周之興皆出于天天之所奪非人力所能支天之所予非人力所能移其所以予奪者在德與不德耳多方當知天命不可有他志也○呂氏曰義民知義之民也桀之時

三宅無義民義民在下雖多何補以爾多方之義民不能永受衆多之服享如負米而飢載泉而渴益哀之也百為大不克開欲耕害其耕欲貫害其貫四向皆窮無一能達民窮如此也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簡擇也擇湯而歸之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

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纂疏

葉氏曰簡如簡在帝心之簡○呂氏曰赦而民勸可也刑而民亦勸則有默行于刑赦之間矣每語結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動化于民使常有欣欣不自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陳氏經曰商之家法在明德慎罰明德化民用德其本心慎罰不濫及民用刑不得已也本原既正則或刑或宥皆足以勸民于善刑一也先王用之而使民勸後世用之而為民毒何也先王之刑皆仁之寓後世之刑不仁之具也夫子未嘗不鈞

弋也而仁見于不綱不射宿之際文王非不蒐田也而仁見于一發不再舉之時○愚案前後章兩麗字皆當作附麗刑法說慎厥麗謹其刑法之附麗也乃勸乃以勸民也所以其民受刑刑當其罪故亦用以勸也由明德以慎罰所以亦能用勸戮之釋之刑所當刑宥所當宥無不能用勸也慎厥麗與上文開于民之麗二麗字相照應一乃勸字生下文四勸字說上刑罰來皆相照應以附麗于法解麗字不可易矣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告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于去夏亦非天有心于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于此章先嗚

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益有竊之為口實矣故于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有夏圖厥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缺文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集萃也享享有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湎無度故其為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纂

䟽夏氏曰誥告以誥辭告之○吕氏曰瑣屑之悪盡有辭說布在天下集如積集之集享如享國之享治世之政積其所以興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亡不集于享也桀不集于享而集于亡○唐孔氏曰湯本夏諸侯故曰有邦○陳氏曰過逸其安逸猶言安其危○林氏曰逸厥逸甚言其逸也猶言醇乎醇○孔氏曰不潔進于善○毅齋沈氏曰不蠲烝不蠲潔以烝祭也如葛伯不祀紂昏棄肆祀是也○愚案屑有辭等盡缺之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為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絶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于紂覬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歳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為聖乎曰聖固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

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于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于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纂疏艾軒云文字只看易曉處如惟聖至作聖不與上下文相似下文便不可曉只看這兩句○問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至克念作聖如此則又有移得者曰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作狂此只是甚言不可不學○陳氏經曰孔子不移之言聖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書之言聖狂之分也聖狂分于一念之頃尭舜而忘兢業豈不趨于狂桀紂而能改過豈不趨于聖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恐下愚自暴自棄不肯移耳肯移之是狂之克念也公言此明紂之悪儻一旦改悔天必不終棄之○吕氏曰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罔念克念之機所謂可改之理也聖通明之稱周官六德聖居其一非大而化之之聖也

若大而化之豈有罔念又豈狂者一克念而遽可至哉然大而化之亦通明之極而至于化耳狂而克念亦大而化之之基也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克念則通其機惟在念不念之間耳紂雖狂惑使其克念作聖孰禦惟其有可改之理天故以商先王之故徘徊五年須待寬暇之依依于商王子孫而冀其改焉○孔氏曰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陳氏曰五年必有其事不可考矣○愚謂五年須暇不可強通宜缺之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紂既罔可念聽天于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警動以禨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

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敎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敎用休者如之何而敎之也文武旣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敎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敎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旣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為邪明指天命而讋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于是

纂疏呂氏曰前論夏之亡本于不克靈承于旅此論周之興亦曰靈承于旅文武于德能勝而用之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者惟力薄而奪于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非眞有大力量莫能勝而用之也○陳氏大猷曰可為神與天之主山川宗社之得其安三光寒暑之得其序皆人君有以主之○愚謂克堪二字極有力非有仁

以為己任之弘兼死而後已之毅不能堪而用之也必有非常之力如眞積力久之力而後可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有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夾夾輔之夾介賔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寛裕于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瀦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

于正爾乃屢蹈不静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邪爾乃大不安天命邪爾乃輕棄天命邪爾乃自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邪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我惟是敎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令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于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静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其罪耳纂疏呂氏曰敎以誠信寬裕惟詐故迫惟誠故裕○陳氏大猷曰我周王如用乂厥辟之乂謂治其君之事自作亂常苟欲人信以為正蓋自以為正義也告敎如大誥多士之訓戰要囚如東征踐奄之師○王氏曰迪汝屢矣而猶不静○孔

氏曰敎告之謂誥之以文誥戰要囚謂誅其禍亂執其朋黨再謂三監淮夷叛三謂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唐孔氏曰至于再三蓋指誅紂伐奄為一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于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案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為明驗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胥伯小大眾多之正蓋殷多士授職于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

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心不安靜則身不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恊于其邑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潜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

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將畀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于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常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言故此因以勸厲之也

纂疏 愚案康誥臬司臬事皆訓臬為法則此亦當然此章專提起胥伯正告之謂爾無不先自守法爾能和身及家以及爾邑則爾邑之敎化能修明爾方為能勤乃事矣又告以和之之道爾庶幾寬綽其心不忌嫉凶德者亦則以和敬居爾位葢服凶人莫如和敬也又能簡閱爾邑求賢以謀自介助和敬盡于己而介助資于人庶凶德化而人和洽矣爾果能此庶幾自此洛邑長保田祿豈惟此哉天亦惟畀矜爾豈惟天哉我周亦大介助賚錫爾介如佑賢輔德賚如錫之土田且將自此洛邑之胥伯正而迪簡在王朝矣又有尊尚爾職事者且將有事而升在大僚矣此即所謂大介賚

也葢遷殷民就拔其豪俊為胥伯正以共長治之乃用其素所服習者此安集新民之要道故今特勸勵之使表率殷士殷民而躋于泰和也○呂氏曰多士序商民之怨周曰夏迪云云則以大義裁之此乃迪簡云云為勸何也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厲之具也此周公御商士之開闔大用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

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纂疏王氏曰上告以承之庸之此告以威之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纂疏陳氏經曰我敬告爾以天命也不知天命乃商民之病根故此篇言天命尤詳稱天無慮二十稱帝三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之意于是篇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命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曄然溢于簡冊也　纂疏呂氏曰是又爾更端為善之一初也蓋殷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是惟新之一初也不能而從三監叛既失此初矣遷洛

又一初也復不能而屢迪不靜又失此初矣今歸自踐奄反覆丁寧之前之過一皆洗滌今之善當相與圖新豈非又一初乎若又失此初不能敬以納民于和則永無可望矣但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之意隱然于不言之表周家忠厚何其至哉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葢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于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纂疏 呂氏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自立政後周公不復有書納忠于王此絕筆也為治體統固臻其極而反復申重之意

忠愛惇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於言外體之○愚謂此篇以用三宅為立政用人之綱領立政二字每段多提掇之故以名篇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無逸周公格心之書也立政公言用人為政之書也忠愛拳拳體用備矣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羣臣進戒于王賛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于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

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吴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

纂疏唐孔氏曰公自言其拜手稽首而後進告示己重其事欲君受其言如召誥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與此同也○陳氏大猷曰嗣天子今臨政王天下矣非前幼沖比故警之如此用悉意以告王○林氏曰下文宅乃事即常任宅乃牧即常伯宅乃準即準人此以為伯下以為牧以伯為牧民之長也在左右者以牧伯無公卿也三宅固貴得人然進見有時虎賁綴衣之類則朝夕親密苟非其人則主德内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吕氏曰常伯等即三宅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别名歟官有别名如相曰阿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此亦三代輔政大臣别名耳綴衣虎賁特于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染習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必先知建官之美意然後能

深憂而審擇之三宅左右大臣綴衣虎賁左右小臣職有大小而經綸康濟熏陶涵養賴焉知其美而加之憂庶不以非人處之○愚案常伯等孔氏蘇氏分三公六卿有司但宜以分配三宅而皆為大臣若謂三公則公論道他事不當及之若謂六卿則準人豈非司寇又豈六卿外他有平法之準人乎要之三宅不過王左右大臣之別名吕說得之常任即宅事所職必廣凡任事之大臣也常伯即宅牧主牧養之大臣也準人即宅準主平法之大臣也何公卿有司之分哉又案虞有十二牧夏周有九牧皆在邦國意必有大臣在朝者以統之如虞四岳統諸侯周六卿倡九牧立政之常伯宅牧必掌牧養而在朝以統牧伯者歟又案咸戒傳謂公率羣臣終篇不見羣臣進戒意以後章咸告孺子王矣証之咸只訓皆公皆以告戒王耳咸戒咸告無二義也陳氏經曰咸戒者周公盡舉以告王無有不盡之意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

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强之時而求賢以為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敎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敘其為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為君也猶皐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于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

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敎不必自上敎下而後謂之敎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纂疏

三宅無義民此三宅即宅事宅牧宅準之宅孔氏蘇氏以為居無義之民猶舜典之五宅三居吕氏以三宅無義民一句接下句桀德惟乃弗作往任謂當桀之時居三宅者曾無義民二說孰長先生曰吕說是○林氏曰惟禹以籲俊為心故其臣亦以薦揚為務○吕氏曰統名曰俊所以為俊者則有九德之别不能實知篤信于九德之行雖號名賢俊猶無益也自皋陶以九德告禹夏后蓋世守以為知人之法夏之臣既以宅三宅告其君于是謀以博詢之面以親驗之用其大順于德者必如是乃謂能宅人蓋大任不可輕付大德不可小知必參人已然後盡也○

陳氏大猷曰宅者居而安之之謂或才德不稱或委任不篤皆非宅也○愚謂公既嘆知恤者鮮復歷舉古之知恤者以告王夏后商湯文武皆知恤此者以次言之也無競維人人中之俊乃天生之以遺國家者九德之行即臯謨之行有九德自寛栗至強義之德之見于躬行者也俊非徒才俊必有德如所謂以克俊有德臯陶亦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嘗岐俊與德而二之宅乃事用大臣以宅君之事也下倣此此章呂説大槩得之弗作往任盍鈌規方夏之盛任三宅者如此之專及其衰也遂至于曽無義民言皆不義之人無一君子也茲乃云者此乃三宅之位非他位也猶無義民則他可知矣然非人才果異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之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于有室大競桀惟昏德是任效見于絶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

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為天子典禮命討昭著于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丕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纖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偏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呂氏曰

纂疏 漢髙儲

參陵平勃于身後迄定再世之亂孔明儲琬禕允等于身後亦維持數十年況三代為天下長慮固宜儲三俊以繼三宅也嚴事賢者惟大則效之然後能用宅俊所謂學于伊尹而後臣之亦一証也宅俊未用知之者惟湯既用之後夫人而信之或曰用湯之丕式乎賢而見湯之德○愚謂大理上帝之明命即天命有德之命下文用宅俊是也宅俊用而遠近孚蓋舉用當而人心服好人所好不咈人之性故也嚴惟丕式君大法乎賢也用丕式見德下之人因之大法乎賢者可見之德也湯用三宅且儲三俊以供無窮之用上廣夏后之所未及而下為文武之所取法焉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強暴又

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纂疏 愚謂羞刑欽罰疑有訛誤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怍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也

纂疏 呂氏曰論湯文武皆以亦越發語與上文相參也桀之時若不可為矣亦於湯而遽如是焉紂之時若不可為矣亦於文武而遽如是焉治亂同機而異

發聖狂同心而異念賢才同世而異用人君盍于此深省乎知宅俊皆曰心者君臣相與萬化之原苟貌親口惠相期于肝膽之外則無其本矣○愚謂立民長伯當時宅俊或有出而封為長伯者歟諸侯入為王官王官出為諸侯古常有之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是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辭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

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内饔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内外百司之中至于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徳吉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敎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于天子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此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經亳見史三亳蒙為北亳穀

孰為南亳偃師為西亳烝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于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為官使何其盛歟

纂疏 亞旅謂三官之副與其屬耳亞謂小司徒之類旅即下士也○董氏曰周官注大都公之采邑小都卿之采地是也古人立言之法有互文見意者如詩鉦人伐鼓之類○王氏曰此篇屢言三宅而先後之序不同者官使之際皆當致謹初無一定之先後也○陳氏曰伯舉其長亞旅舉其屬互相備也以上詳言文武用人凡大小內外遠近皆各得其人也君子用心常久則為吉士小人用心不常則為凶人彰厥有常吉哉亦此意夷微盧烝四國也三亳商故地分而為三也如後世三楚三吳阪險之地皆立官以長之故曰尹言四

國三亳與阪險之地皆有尹也文武以一人之聰明豈能周知內外遠近小大之臣哉三宅大臣人主所親擇其下小大之臣又各委之三宅高宗曰惟暨乃僚稱王亦曰慎簡乃僚皆然也○愚謂文武立政之本在用任人準夫牧三宅以作三宅之職事而已百司庶府以上此內百司所謂裏臣也表臣百司以下此外百司所謂表臣也以下之表臣見上為裏臣也文武時得人之盛如此推其本原由其知立政綱領在用三宅三宅得人故內外衆職皆得人也下文遂復以三宅參錯言之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纂疏文王惟克厥宅心人皆以宅心為處心非也即前面所說三有宅心耳若處心則云克宅厥心○孔

氏曰文王惟其能居心○呂氏曰此又極本原以示之心者萬事之綱也君心既安則經世事業皆此心之建立舉世人才皆此心之感應也文王之官繁矣曷嘗求之外哉惟能宅心而已○眞氏曰不曰克宅厥心而曰克厥宅心猶臯謨不曰慎修厥身而曰慎厥身修也○愚謂以宅心心為三宅之心與上文克知三有宅心合為一說免添出文王自宅心一股豈不甚好然蔡氏所謂能其三宅之心欠順克字下或脫一知字或知字誤作厥字則可不如仍孔注為妥眞氏之証極當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于有司牧夫訓勑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于求才逸于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

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葢信任之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于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纂疏 呂氏曰庶言謂凡奏請訴訟庶獄謂凡刑辟訊鞫庶慎謂凡事繫利害當謹戒者罔敢知不及庶言者事未施行則謂之言既施行獄與慎可包之矣○王氏曰君道以擇人為職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君臣之分也○愚謂文王用三宅得人則委任責成不復侵其職惟加重于有司之為牧夫者訓勅其用命與否而已牧夫即宅牧之屬上文只及常事司牧而不及準人此庶獄即準人之事也此篇論三宅有全言之者有舉其二者有舉其一者參錯及之不拘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

丕丕基率循也救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宫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于前武任之于後故周公于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廸有祿正猶此敘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丕基也

纂疏孔氏曰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又循惟文王寬容天下之德

○呂氏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安民即救功一怒義德也武王亦一怒安民所以率惟不敢替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之容德也容德聖人本心故率惟謀從義德非聖人所專任故廸于不得已而不敢替焉○愚案蔡氏本夏氏說承上文用人而言乃不攺父之臣之意真氏亦采之然深玩繹文意曰不敢替厥曰

率惟謀從孔吕之說為得本來語意之實耳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王其于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為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于天受之于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纂疏吕氏曰申前告嗣天子王矣之意屢言深警之非前日委重視成比也物莫不有所順水順而下火順而上葢有湮

之而不下觱之而不上者矣終非其所順也人豈無矯飾以勉為善者苟能灼知其所順則心之所安不得適矣夏后宅人亦曰用丕訓德訓順也知厥若又勿使異意者間之知人不可不盡任人不可不專竭兩端告之也○陳氏大猷曰我其言君臣一體也○張氏曰王自今立政亦曰立事準人牧夫灼知三宅之心而已○愚案孔氏謂立政大臣立事小臣以事字為句非也惟張氏辨句讀甚合經旨證以上下文上提三政而下列三宅甚協蕪之繼自今立政立事準人牧夫與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立政下列三宅則並有立事守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立政下不列三宅則並無立事字尤為顯証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末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纂疏王氏曰一話一說一事之始終也一言

一句而已○愚謂相受民牧之責也和庶獄準之責也和庶所當慎之事事之責也三宅備矣話言樞機之發也委任三宅欲勿以小人間之苟或一話言間微不終于專主君子則小人乘間入之矣此公戒王以委任三宅專一周密之法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于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己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己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

纂疏

孔氏曰惟以正是之道治庶獄庶慎○呂氏曰惟以正道治之付之獄慎

使以正法斷刑以正理揆事所謂正道也不知正道雖惴惴然欲勿誤能勿誤乎勿誤者敬之之心惟正者治之之體也或曰正正人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玆乃俾乂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于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玆其所以能俾乂也歟

纂疏

陳氏曰繹如繹絲謂窮其端緒任之當矣又紬繹之詳其所行考其所就猶堯之詢事考言舜之明試考績也○吕氏曰由繹由其外而繹其中也由其言而繹其心由其才而繹其德由其發舒于一時而繹其持久于歲晏不一而足也克宅之則人與位相稱克由繹之則表與裏相符其審如是然後俾之為治既俾之則一委之矣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

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自古為國無有立政用憸利小人者小人而謂之憸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憸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憸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于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于晻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纂疏陳氏大猷曰憸人矯飾以為德然非其心之所順與丕訓厥若正相反○呂氏曰憸人者吉士之反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葢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

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己誤之也纂疏呂氏曰始言庶言庶獄庶慎繼去其一止曰庶獄庶慎又去其一獨曰庶獄葢挈其尤重者獨舉之獄曷為其獨重也民命所係亦國命所係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亦獄也冝公獨言而獨戒之○愚謂惟有司之牧夫蔡氏以合上句說刑獄固牧民者之責如呂刑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固也然立政以其三宅為綱宅準宅牧各有攸司與他處泛論者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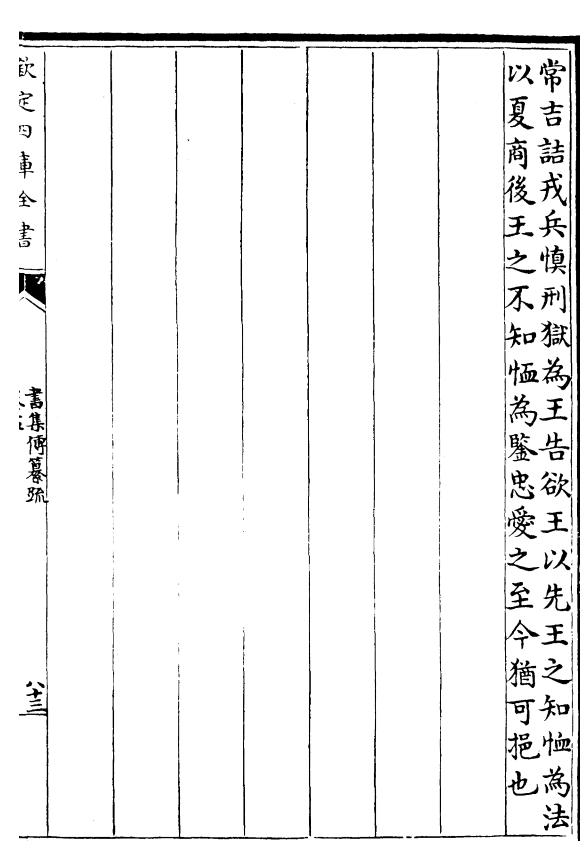
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有不服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于文王稱德于武王稱業各于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

所弊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犴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纂疏林氏曰呼文子文孫而終以詰戎兵言雖守文而武不可弛也○呂氏曰非黷王用兵恐其晏安而使之自强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于謙抑之中有自强之意也古人治兵乃所以弭兵後世銷兵乃所以名兵○一說方方且如此一說方正嚴整以行于天下耿光光之著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纂疏呂氏曰常人之于國也菽食之穀粟衣之布帛雖無異異味異文而有生者常常用而不可一日易也然每多重遲木訥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頰舌間故世主惑于取捨而治亂分焉此

公所以慨嘆而致深意于卒章歟○陳氏大猷曰理之常行而不可易者為常道行常道而不易者為常人常言其體之不易吉言其用之休祥言常人于兵刑後以常人尤宜任此歟○愚謂庶常吉士文王用人家法也故上文言其惟吉士此又言克用常人常德之人吉士吉德之士未有常人而不吉吉士而不常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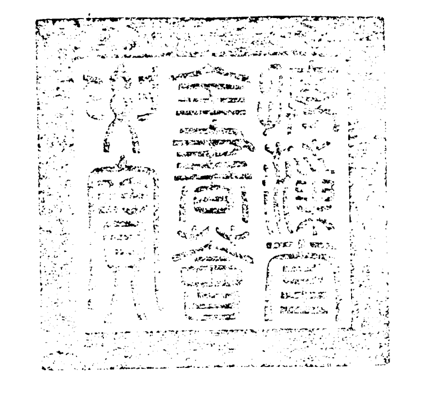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于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纂疏孔氏曰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陳氏大猷曰公舉太史所記蘇公事以告王蘇公能以法式而敬其所用之獄重民命以延國命治獄者當以為法式而有謹焉立政以用人為本而兵刑乃政之大者故以此終焉○愚謂立政之綱領在三宅三宅中所重尤在準人之刑獄故既告王以勿誤庶獄末復命太史書蘇公敬獄事以亦法焉蘇公所以為司寇在乎敬後人之法蘇公在乎慎能慎則能敬矣固為後之為司寇者慮尤為後之君用人以司獄者慮能如蘇公者用否則斥蓋以此終立政用人之意欵兩式字用一義為妥○董氏曰公復政于王而作立政宅事牧準一篇綱領也休茲知恤其血脉也自迪惟有夏至暴德罔後言夏先后知恤乎此故乃室大競桀不知恤也故罔後而湯陟焉自亦越成湯至奄甸萬姓言商先王知恤乎此故用協用見德紂不知恤也故帝罰之而周式受命焉自亦越文王武王以下言文武亦猶夏商先王之知恤也故並受丕基自孺子王矣以下拳拳以去憸人用



常吉詰戎兵慎刑獄為王告欲王以先王之知恤為法以夏商後王之不知恤為鑒忠愛之至今猶可挹也

書集傳纂疏卷五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仲耀淞